

灵兰别薛

不知大家留心过没有,中央电视台某套节目转播城市天气预报时,贵阳地标是一座宏伟的大楼,水泥占了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二,我颇纳闷,它似乎离黔省的区域特征、生态原貌远了一点,倘更以深山大泽、实生龙蛇的黄果树瀑布,或许差堪近之的。

长年蜷缩在钢筋水泥围堵下的大城市中,不免会依恋起少时曾经的田野风光,远远郊外的嬉戏情趣。江南故乡原本水丰草肥,郁葱葱,古人说过:“暮春三月,江南草长,杂树生花,群莺乱飞。”自然原貌持续了几千年,现今却稀罕了。城市的急速膨胀,以吞噬原野为代价,表象是进步,或许在倒退。严寒、酷暑、沙尘、阴霾、地震、海啸日益加剧地威胁着地球的各个角落,值得主宰这空间和时间的人们的检讨和反思了。今天我格外珍惜当年的绿色天地,应该在情理之中的。少时远足,是学校组织学生去郊外踏青、秋游,要摆动双腿,常去龙和潭河堤,园林古塔、小桥流水让人陶醉而流连忘返。

不说远足,近足在我天天能做到。六十余年前我就住在西区的复兴路上,四幢小楼被汾阳路、宝庆路、淮海路、复兴路拥裹着,老屋的背后是草坪、西洋总会,东面大花园中掩映着一座精巧的葡式洋房,是外国领事馆。西边则是幽静的新康花园,其西为广袤的运动场。正南为

一家开张不久的软件开发公司尽管前途看好,但眼下资金紧缺,捉襟见肘。公司老板和他的财务主管正在商量最棘手的一件事:给所有的人减薪。

他们的谈话是在一个足球场的空旷的观众席上。老板指着眼前一群汗流浹背奔逐踢球的年轻人对财务主管说:“对于职业球员的打球动力,人们总喜欢往名利上去想,其实首要的还是他们把打球视作乐意而为的事。没有由这种乐趣产生的激情,很难想象这群年轻人会愿意在37摄氏度的高温下和对手打得难分难解。”

“说得好!”财务主管有点动情了,“新的工资定下后,发工资时我要和每个员工都传达你刚才说的话。”

“还要告诉他们公司的前景,一旦财务情况好转我会对每个留下来的员工加薪。”

后来公司减薪,结果一个人也没走。

本月20日,由上海文史馆、上海外滩美术馆和上海海上水墨画院联合主办的《嗜鸣撇新——林仲兴书法展》,四十幅林仲兴的最新力作,正在汉口路的外滩艺术馆展出,这是他的第十八次个人作品展。

前些日子,突然接到林先生的电话,说起他又要筹办展览了。我听了一怔,他已经搞过十七次的个人作品展览,并说以后再也不办个展了,怎么又搞了?他回答说:“我胸中有块垒,不吐不快。”至于有什么要通过办展,来发泄什么感慨,他没提。我想,他的展品也许会说明的。

这些展品我已先睹为快。绝大多数是六尺、八尺,甚至丈二匹的大件书法。总的感觉是,越写越老辣,越写越有风神。

他的书法特色,我概括为“厚重,大方,朴茂”。他的艺术成就,主要体现在篆、隶,近些年草书写得朴茂俊朗,也多有可赞之处。

线条,是书法的基本元素,它衍生了结体和章法的生命。线条最忌轻佻和油滑。林仲兴的书法线条厚重、沉实且健爽、痛快,有一种强健的生命力;其结体也具有自家风神,他以篆入隶,隶中糅篆,篆隶结合,以隶为主,结字大方、开

张、疏朗;章法上的特色是朴实、自然、茂盛:通过墨色的枯湿变化,线条的粗细对比,结体的顾盼有姿,形成了自由热烈的旋律和节奏,满纸洋溢着堂堂正正的阳刚之气。

这些基本的艺术特色,构成了林仲兴的自家艺术语言和符号。我想,在当下的书坛上,他篆隶之作的水准,说是一流的,并非过誉。

把笔抵锋,肇乎本性。林先生的书法,一如其人。他为人淳朴厚道,堂堂正正,知恩报恩,有一种古风,有一股正气。他的书法,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和好评,他依旧不忘记恩师蒋凤仪、来楚生、王个簃、朱复戡、马公愚、胡问遂……他拥有众多的粉丝,他依旧不计较利益的得失,经常分毫不取地赠送,每办一次展览,他经常自掏腰包,为的是弘扬和普及书法艺术;他已经名气在外,依旧在继承传统经典的基础上,借古开今,丰富发展自己的书法特色。

林先生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。书山有路勤为径,他攀登了六十多年,坚定不移要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,追求真、善、美的人格高度,并以书法的形式,自度度他,弘扬良知。

在物质的层面上,林先生并不富裕。但生命的质量不是用金钱来掂量的,而是用德性和人品来衡量的。所以,我称他是:“半世清贫亏媚骨,一生富贵剩闲书。”

石,秦皇岛上吟咏魏武遗篇;西到长安,再进咸阳,原拟出嘉峪,探敦煌,入西藏,奈在咸阳荒漠的古道畔,远眺天际的迷濛夕阳,胸中突然涌起李长吉的“衰兰送客咸阳道,天若有情天亦老”,顿时怅惘神伤,不能自己,当然这与远足长精神相悖,就此打住,不再西去。仅上所言,也大半个中国了,可以有慰平生矣。

现今科技发展,交通便捷,要去远端的赤道、北欧、东瀛、南极,乘飞机也不过以小时计而已。于是亘古以来,藉直立行走的人类双腿的功能,在安逸省时的温床中,被潜移默化地淡化和退化了,从遗传角度看,千千万万年之后,人类有可能变异为细腿小足的物种。近言之,我在今天门诊中,常见到白领中年就有这种倾向:胸围缩小,小腹增大,双腿变细,像了皮球。见微知萌,千万年来人类遗传基因积累而成的体态,不应变异更易在我们这一代,人们往往关注在气候、物候环境的突变,忽略了其背后的人类活动影响,以及反馈及物种自身的祸害,旷达怀抱,由心神引领而周全精血。我说长精神,道理就在这里,对大道应该也是有所裨益的。

有那么多天气晴朗的早上,抬头会望见一群鸟儿飞过。它们不是大雁,它们是随处可见的寻常小鸟,它们也如小学课文中描述的大雁那样飞翔:一会儿排成一字,一会儿排成人字。总是会抬头望很久,一直到队列消失于看不见的远方。每每惊叹于它们何来这般的默契,在那片深邃而空无一物的天际。无论数量多少,队伍长短,无论线路曲直,队形都显得规律到毋庸置疑。从何处来,往何处去,每一只鸟儿翅膀之间,都一同持有了约好的方向。

地面上,城市里,人群来去如潮水无定,各人走向千差万别。不知每一个人心中,是否会保有一群这样飞行的鸟儿——不管走到哪里,都明了自己身在何处。

何处

黄惠子

太行山

刘绪恒

陡壁削岩立太行,依稀浴火旧疆场,此山曾洒英雄血,漫点烽烟救国殇。

这是一条特殊的铁道线——蜿蜒里程长达1991公里,运行时间18小时36分钟,沪港列车从“东方明珠”上海出发,直通“东方之珠”香港。

为落实中央与香港两地签署的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的关系安排》(简称CEPA)内容,加强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与合作,经国务院批准,旅客的出入境手续由广东东莞进入上海办理,设立上海铁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为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,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“直通”,同时也标志着上海正式拥有了集海、陆、空于一身的全方位、立体式出入境口岸。2003年10月1日,首趟沪九列车从东海之滨,缓缓驶向紫荆花遍地的香江之畔……弹指一挥间,车轮已经滚过整整9个年头,担负沪港列车边检重任的上海铁路边检站,不仅要守卫这条特殊的“边境线”,还以热情、周到的服务,为乘客送上了温馨和美好。

今年1月的一天凌晨2时,原本安静的沪港列车车厢,被一声声尖锐的呻吟打破,列车长循声而去,原来是一名孕妇在铺位上捂着肚子不停打滚,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滴下。通过广播,在列车上寻找

说来不可思议,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,就蕴含在人们的一个普通动作里。

这就是行走,即日常所说的走路。

男男女女,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行走,不管大路小路,山路马路,上坡还是下坡,迈开双腿,走啊走,从小到大,从生到死,走了一辈子,除了开始那一步,每跨出一步,前进的只能是半步,无一例外。是的,没有人可以例外。除非变成袋鼠,一步一跳;除非变成飞鸟,展翅凌空,了无牵挂;除非变成爬行动物,一曲一弯,移动到哪儿算到哪儿……只要是人,迈出一大步,实际上收获的只能是小半步。似乎比鸟兽虫鱼笨得多蠢得多了。看看,迈出右腿,必须依靠左腿支撑全身;迈出左腿,则必须依靠右腿保持平衡。每前进一步,一定要将半步留在后面,仿佛不这样,就不能获得半步前进的“势”。

这就是人,是直立行走的人。知道生命的整体必须相互依存的人,最懂得人应具有人的尊严;最懂得人应具有人的严谨;也最懂得人应具有人的性灵:信仰、理想、情操。

尊严、严谨、性灵;信仰、理想、情操,这些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要素,都蕴藏在一步与半步、半取半舍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行为里——

迈一步,进半步,留半

么都能获得,但能够使拥有的什么都不会失去。

人,生而平等,然而,我们也不否认差异。生活在社会群体中,每一个人都负有社会责任,但每一个人也都有掌握发展自身包括行走速度的权利。我们不能因为迈一步,只能前进半步而气馁,而推卸责任,为惰性开后门。你可以将幅度迈得大一些,再大一些,让前进的半步扩展到最大限度,你可以迈得快一些,再快一些,将双腿转换频率提到最高档,最大限度地加快前进半步的节奏;也可以让步子迈得稳扎一些,再稳扎一些,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。但都无法离开自身固有的条件,都无法改变进半步、留半步的铁律。眼下,有个词叫“起跑线”的,不少人正为这条起跑线上的输赢而烦恼,致被牵着鼻子走。都因为没有把一步与半步的哲理悟透。

生而为人,只要把迈一步只能进半步而必须留半步的道理悟透,将进半步留半步的技巧运用、发挥到极致,也就把握了自身,成就了一个真正的人,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万物之灵。

原来,起跑线,在你双腿的迈动的那一刻,公平公正的上帝就给你划定了,只是你能否发现、领悟与接受而已。

土耳其旋转舞(彩色速写)

苏向宁

到两名医生,经初步检查,其羊水已破,而且这是她的第二胎,产程会比较快,情况很麻烦。

此时列车正疾速行驶在湖南株洲段,由于列车离香港还有整整10个小时,因此列车长考虑在前方的业务工作站——株洲站紧急停靠。不过,虽然情况紧急,但孕妇

“1991”直通沪港

贺诗宏

杨女士与其母亲起初并不想中途下车,经医生对她的体征检查后反复劝说,凌晨3时15分左右,她们最终同意在株洲站下车。

作为一趟出境列车,上下客有着严格的规定,除紧急事件外严禁中途上下旅客。情急之下,列车长想到了请求管理旅客出入境的上海铁路边检站提供帮助。

凌晨3时45分,距离湖南千里之外的上海铁路边检站值班室小葛拿起听筒:车上有一名孕妇即将分娩,请求临时停车将该孕妇送往附近医院紧急救助。“先下车,后办手续,我们去和当地部门联系,救人要紧!”当晚正在值班的上海铁路边检站站站长李国新果断地作出了决定。

十日谈

国门卫士

明请读一篇《神奇的“鉴证劳模”》。